

主编
徐生

四库全书

远方出版社

文白对照

四库全书

第六十九卷

主编 徐 生

远方出版社



李子通对乐伯通说：“杜伏威已来长安，江东尚未平定，我们回去收拾旧兵，就可以建立大功。”于是和乐伯通一起逃走。到蓝田时，被官吏抓住后处死。

隋的汉阳太守冯盎投降唐朝。

冯盎接受了李靖的檄文，率领部下投降唐朝。唐在冯盎的地盘设置高、罗、春、白、崖、儋、林、振八州，任命冯盎为总管。此前，有人劝说冯盎仿效赵佗自立为王，冯盎说：“我家已经五代在这里做官，很富贵了，常常担心不能承担重负，使先人蒙受羞辱，哪里敢仿效赵陀呢？”于是降唐，岭南一带全部平定了。

八月，突厥侵犯并州，唐派郑元琬出使突厥军队，颉利可汗带兵撤回。

突厥颉利可汗带领十五万人马进入雁门，侵犯并州，唐高祖命令太子李建成、秦王李世民抗击。高祖问群臣道：“讲和、交战，哪个有利？”郑元琬回答说：“交战只会加深灾祸，不如讲和有利。”封德彝说：“突厥倚仗兵马众多，有轻视我们中原的意思。如果不打仗而讲和，对他们示弱，明年他们还会来，臣的愚见以为可以先打，等胜了以后再讲和，就能显出恩威并重了。”唐高祖接受了封德彝的意见。襄邑王李神符、汾州刺史萧瑀连续打败突厥，杀敌五千多人。唐于是派郑元琬去见颉利，责备他背叛盟约，颉利很惭愧，郑元琬趁机劝颉利道：“唐和突厥风俗不同，突厥即使得到了唐的土地，也不能居住。如今掳掠来的财物都归突厥百姓所有，可汗能得到什么呢？不如退兵，重修旧好，坐享金银，比起抛弃兄弟间多年的友谊，给子孙后代留下无尽的仇怨，哪一个更好呢？”颉利很高兴，带兵回国。郑元琬从义宁以来，五次出使突厥，好几次差点死掉。

冬十月，唐派齐王李元吉攻打刘黑闥，淮阳王李道玄与刘黑闥交战，战败而死。

当时，李道玄带领三万人马，与副将史万宝不合。李道玄率领轻骑先出击冲入敌阵，史万宝按兵不动，唐军因此大败。李道玄死时才十九岁，秦王李世民深感痛惜，说：“道玄曾经跟随我征伐，见我深入敌阵，心里很羡慕，想模仿我，才象今天这样。”为他的死痛哭不止。李世民自从起兵以来，前后参加过几十场战斗，常常身先士卒，轻骑深入，虽然屡次遭遇危险，却从来没有被刀箭伤着。

楚王林士弘死，他的部队于是四散而去。

当初，萧铣失败时，打散的兵马大多归附了林士弘，林士弘又重新振作起军势。至此，林士弘攻打循州，没能攻下来，他的大将王戎以南昌州投降唐朝。林士弘很害怕，也请求投降，后来又逃到安成的山洞。洪州总管若干则打败林士弘，恰好林士弘死了，他的部队就四散而去。

十一月，唐派太子李建成攻打刘黑闥。

淮阳王李道玄失败后，山东感到震惊。刘黑闥收复了他原来的地盘，进军占据洺州。齐王李元吉不敢进军，太子李建成请求前往，唐高祖于是派他前去。唐高祖当初在晋阳起兵，都是秦王李世民出的计谋，唐高祖对李世民说：“大事成功的话，应该立你为太子。”将领们也请求立李世民为太子，李世民坚决推辞才作罢。太子李建成喜好酒色、打猎，齐王李元吉经常有过失，都得不到高祖的宠爱。李世民的功名与日俱增，李建成内心不安，于是和李元吉一起谋划，共同推翻李世民。两人曲意侍奉高祖的妃嫔，谄媚、奉承、贿赂、赠送，无所不能，来求得高祖的宠爱。李世民却不这么做，因此，诸妃嫔争相称赞李建成、李元吉，说李世民的坏话。当时，李世民、李元吉都住在皇宫别殿，与皇帝寝宫、太子东宫日夜可以通行，不再有限制。彼此相遇都只行家人的礼节，太子的命令，秦王、齐王的教以及高祖的诏敕并行，有关部门不知道执行哪一个，只好根据收到的先后来定。李世民因为淮安王李神通有功，赠给他几十顷田地。张婕妤向高祖请求这些田地，高祖手写敕令赐给了她。李神通因为秦王的教在前，不让。张婕妤向高祖告状，高祖发怒，责备李世民，又对裴寂说：“这个儿子长久带兵在外，被书生们教坏了，不再是从前的那个儿子了。”秦王每次在宫中侍奉高祖宴饮，常想起母亲太穆皇后过早去世而没能看见高祖拥有天下，有时就叹息流泪。高祖见秦王如此，很不高兴，众妃嫔说：“陛下年事已高，应该一起娱乐才是，而秦王总是这样，其实就是憎恨臣妾们，陛下升天后，臣妾母子肯定都活不下去了。皇太子仁慈孝顺，陛下把臣妾母子托附给他，必然能够保全性命。”高祖听了很伤感，从此便没有改立太子的意思，对待李世民也渐渐疏远了，而对李建成、李元吉日益亲密起来。太子中允王珪、洗马魏徵也劝太子说：“秦王功盖天下，内外都归心于他，殿下只是因为年长才立为太子，没有大功来镇服天下。如今刘黑闥逃亡之后，剩下的兵力不足一万人，用大军进逼，



势如摧枯拉朽，殿下应该亲自去攻打，来取得功绩名望，趁机结交山东的豪杰，也许就能保住自己。”于是，太子请求去讨伐刘黑闥。

唐封宗室李道宗为任城王。

李道宗是灵州总管，梁师都带领几万突厥人马包围灵州。李道宗趁机会出击，大败敌军。突厥与梁师都相勾结，派郁射设进入居住在原来的五原，李道宗将他赶走，开拓了一千多里的土地。唐高祖因为李道宗的武功才干，封他为任城郡王。

十二月，唐魏州总管田留安攻打刘黑闥，大败敌军。

刘黑闥拥兵向南进发，河北的州县都归附了他，只有魏州总管田留安不降。刘黑闥攻打魏州，田留安奋勇抗击，大败敌军，俘获了刘黑闥的部将孟柱，刘黑闥的六千人马投降。当时，山东的豪杰纷纷杀死当地官员响应刘黑闥，因而上下相互猜忌，唯独田留安对人坦然无疑，来禀告事情的人都命令直接进入卧室，田留安对官员、百姓说：“我和你们都是为国家抵抗贼人，当然应该同心协力，如果谁一定要弃顺从逆，就砍了我的头拿走。”官员、百姓都相互提醒说：“田公以至诚之心待人，应当共同尽心竭力报效他。”田留安这样做终于收到了效果。

唐太子李建成带兵到昌乐，刘黑闥逃走。

太子李建成、齐王李元吉带兵到昌乐，刘黑闥带兵抵抗，两次列阵都不战就停止了。魏征对太子说：“以前打败刘黑闥，都预先写上他的将帅的名字处死，因此齐王此次前来，虽然有诏书赦免刘黑闥党羽的罪过，但他们都不相信。如今应该全部释放囚徒，安慰劝告以后再放他们走，这样就可以眼看着刘黑闥分崩离析了。”太子接受了他的意见。刘黑闥粮食吃完以后，他的部下大多逃跑、投降，刘黑闥于是带领几百人马逃走。

武德六年（癸未，623），春正月，汉东的将领诸葛德威抓住他的君主刘黑闥投降唐朝，唐杀掉了刘黑闥。

当时，太子李建成派遣骑兵将领刘弘基追击刘黑闥，刘黑闥奔走不停，得不到休息，逃到饶阳，跟随的人才有一百多人，非常饥饿。刘黑闥的官员饶阳刺史诸葛德威出城迎接，送给他食物。还没吃完，诸葛德威带兵抓住了刘黑闥，将他送去见太子李建成。刘黑闥在洺州被斩首，临刑前，他感叹道：“我有幸在家里种菜，却被高雅贤等人害到今天这个下场。”

二月，唐平阳公主去世。

平阳昭公主去世，唐高祖下诏增加鼓吹、班剑的仪仗队以及武装勇士来为她送葬。太常寺上奏说：“按照礼节，妇人不用鼓吹乐。”唐高祖说：“鼓吹乐是军乐，公主亲自指挥军队，兴起义军辅佐成就帝王大业，怎么能只和一般的妇人相提并论呢？”

徐圆朗逃走时被杀，他的土地都归入唐朝。林邑派遣使节向唐朝进贡。

当初，隋朝打败林邑国，把它的地盘分成三个郡。到中原大乱时，林邑复国，这时开始向唐朝进贡。

幽州总管李艺人唐朝拜。

李艺人朝，唐任命他为左翊卫大将军

唐废除参旗等十二军。三月，梁师都的将领贺遂、索同以十二州投降唐朝。唐洪州的前任总管张善安反叛。夏，唐任命裴寂、萧瑀为仆射，杨恭仁、封德彝为中书令。高开道侵犯唐幽州，大败而逃。六月，苑君璋逃往突厥，高满政以马邑投降唐朝。

此前，并州前任总管刘世让调任广州总管，即将赴任时，唐高祖向他询问边防的策略，刘世让回答道：“突厥近来屡次入侵，都是因为能在马邑中途休整。希望派猛将戍守崞城，多贮藏财物，招募到投降的人就给予重赏，再时常派骑兵去毁坏马邑的庄稼，破坏他们的谋生之业，不要一年，他们没有吃的，肯定会投降。唐高祖赞赏他的计策道：“除了您，谁还称得上猛将！”于是命令刘世让戍守崞城。马邑人很害怕刘世让，这时，马邑人大都不愿归属突厥。唐高祖又派人抚慰招降苑君璋，苑君璋不答应。高满政利用民心所向，夜袭苑君璋，苑君璋逃奔突厥，高满政杀死突厥守兵投降唐朝。苑君璋又与突厥一起侵犯马邑，高满政迎战，打败敌军，唐朝于是任命高满政为朔州总管。

唐岐州刺史柴绍打败吐谷浑。

此前，吐谷浑侵犯洮、湟两州，唐派柴绍前往营救，却被敌军包围，敌军居高临下射击柴绍的军队，箭如雨下。柴绍派人弹奏胡琵琶，两个女子相对起舞。敌军看着很奇怪，聚在一起观看。柴绍观察到敌军已没有了防备，暗中派精锐骑兵绕到敌军的背后，发起进攻，敌军大败而逃。

秋八月，唐淮南道行台仆射辅公柘反叛。

当初，杜伏威与辅公柘交好，待他象兄长一样，军中称辅公柘为伯父，对他的敬畏象对杜伏威一样，杜伏威渐渐地猜忌他，暗中夺去了他的兵权。辅公柘知道以后，假装学道、辟谷来掩饰自己。等到杜伏威入朝，留下辅公柘把守丹阳，命王雄诞掌握兵权做辅公柘的副手。辅公柘诈骗王雄诞，夺走了兵权，又告诉他反叛的计划，王雄诞说：“如今天下刚刚平定，吴王在京城，怎么能无缘无故自取灭亡呢？”辅公柘杀了他，诈称杜伏威送来书信命令他起兵，不久，又在丹阳称帝，定国号为宋。唐高祖下诏命赵郡王李孝恭、李靖等讨伐辅公柘。李孝恭在即将出征前，与众将一道宴饮，命人取水，忽然水变成了血，在坐的人都大惊失色，李孝恭一饮而尽，众人都对他心悦诚服。

冬十月，唐杀死了嶧城总管刘世让。

突厥恨刘世让是他们的心腹之患，派大臣曹般陀来唐，说刘世让与突厥可汗互通阴谋，准备叛乱。唐高祖相信了他的话，杀死刘世让，没收了他的家产。

唐朔州人杀死总管高满政，投降突厥。

当初，唐高祖派将军李高迁帮助高满政镇守马邑。颉利可汗征发大军攻打马邑，李高迁胆怯，连夜逃跑。高满政出兵抵抗突厥军队，一天打了十几仗。适逢突厥向唐朝求婚，唐高祖说：“先解了马邑的包围，才可以讨论婚姻。”颉利可汗想退兵，义成公主坚决请求攻打。马邑粮食吃完了，援兵还没到，都虞侯杜士远害怕不能突围，就杀了高满政投降突厥。突厥又一次向唐请求和亲，把马邑归还给唐朝。

唐在并州设置屯田。

突厥屡次在唐朝边境作乱，唐并州长史窦静上表请求在太原设置屯田以省去军粮的运输。议政的人认为太麻烦，窦静争论不止。唐高祖征窦静入朝，与裴寂等人在高祖面前辩论。裴寂等不能说服窦静，于是接受了他的建议。每年收获几千斛粮食。秦王又请求在并州境内增设屯田，唐高祖批准了他的请求。

十二月，唐安抚使李大亮讨伐张善安，抓住了他。

当初辅公柘反叛时，与张善安联合。并州总管周法明带兵攻打辅公柘，张善安派刺客杀死了周法明。到这时，李大亮在洪州攻打张善安，隔水列阵，遥相对话。李大亮对张善安晓以利害关系，张

善安说：“善安起初没想反叛，为将士们所误，想投降又怕不能免罪。”李大亮说：“张总管有投降的意思，就跟我是一家人了。”于是单人独骑到了张善安的阵营中，和张善安手拉手地交谈，张善安十分高兴，马上答应投降。不久，张善安来到李大亮的营中，李大亮抓住了他。张善安营中的将士听说以后，准备进攻李大亮。李大亮派人告诉他们：“张总管自己说忠心归顺朝廷，怕回到营中将士们有人会有不同意见，所以留在这儿不回去，你们何必对我发怒呢？”张善安的部下于是四散而去。李大亮将张善安送到长安，唐高祖赦免了张善安的罪过，等到辅公祐失败后，得到辅、张二人来往的信件，于是杀了张善安。

武德七年（甲申，624），春正月，唐设置大中正。

唐依据周、齐的旧制度，在每个州设置一名大中正，掌管了解州内的人物，品评衡量族望的等级。这个职务由本州家族名望高的人担任，没有品级俸禄。

二月，唐高祖封高丽王建武为辽东王。

唐高祖因为隋末战士们大多逃到高丽，就赐书信给高丽王建武让他将这些人全部遣返回唐，同时也在国内寻找高丽人，将他们送回高丽。建武奉旨遣返，前前后后数以万计。到这时，建武又请求唐颁赐历法。唐高祖于是派使节册封他为辽东王。

唐在州、县、乡设置学校。

唐高祖下诏：州、县、乡都设置学校，有通晓一种经书以上的人，都将名字上报朝廷。

唐高祖到国子监，祭奠先圣先师。

高祖下诏命令王公子弟分别入学。

唐改大总管府为大都督府。高开道被他的部下杀死，唐高祖下诏在高开道的地盘设置妫州。

高开道见天下都已平定，打算投降，但自己又认为几次降后又反叛，不敢来降。他的将士们都有逃跑的意图。高开道挑选了几百名勇士，称为义子，经常在阁内值勤，派将军张金树带领。张金树派人进入阁内和义子们游戏，暗中趁机把他们的弓弦弄断，偷出他们的刀枪，然后率领他的同党攻打高开道。义子们想要抵抗，但弓弦都断了，刀枪也没了，只好争相投降。高开道知道逃不掉了，于是自杀而死。张金树将义子们全都抓起来杀掉，派使者前来投降唐

朝。唐在此地设置妫州，任命张金树为北燕州都督。

吴王杜伏威去世。

辅公柝反叛时，假称是奉了杜伏威的命令来欺骗他的部下。辅公柝被平定后，唐高祖下诏追免杜伏威的官爵，将他的妻儿没收为官奴。唐太宗即位后，知道杜伏威蒙受冤屈，赦免了他，又恢复了他的官爵。

三月，唐开始制定官制。

以太尉、司徒、司空为三公，其次是尚书、门下、中书、秘书、殿中、内侍为六省，其次是御史台，其次是太常至太府为九寺，其次是将作监，其次是国子学，其次是天策上将府，其次是左、右卫至左、右领卫为十四卫。东宫设置三师、三少、詹事及两坊、三寺、十率府，王、公设置府佐、国官，公主设置邑司，上述官员都是京职事官，州、县、镇、戍的官员都是外职事官。从开府仪同三司到将仕郎，分为二十八阶，为文散官；从骠骑大将军到陪戎副卫，分为二十一阶，为武散官；从上柱国到武骑尉，分为十二等，为勋官。

赵郡王李孝恭攻克丹阳，将辅公柝斩首。

此前，辅公柝派他的手下冯慧亮等率领水军，陈正通等率领步兵骑兵，来抵抗唐军。唐赵郡王李孝恭和李靖率领水军停泊在舒州，李世勣率领步兵一万人渡过淮河，驻扎在碭石。冯慧亮等坚守不战，唐众将都说：“冯慧亮拥有强大的兵力，凭据水陆两方面的险要地势，我们进攻不可能很快地取胜，还不如直逼丹阳，杀向辅公柝的老巢。”李靖说：“如今这里的各个营寨尚且攻不下来，辅公柝据有石头城以自保，兵力也不少，又哪是轻易就能攻下来的？进攻丹阳，十天半个月攻不下来的话，冯慧亮等跟在我军背后，腹背受敌，这可是很危险的。冯慧亮、陈正通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将，他们并不是不想出战，而正是因为辅公柝定下计策让他们按兵不动，想用这个方法拖垮我军。如今可以攻城来挑起他们的战斗欲望，就能一举歼灭他们。”李孝恭认为很对，派老弱残兵先攻打敌人的营垒，而率领精兵列好阵势等待敌军出击。攻打营垒的部队不能取胜而逃，敌兵出来追击，与李孝恭的大军相遇交战，被打得大败。唐军乘胜追击，敌水陆两军都溃散而逃，辅公柝放弃城池逃走，被抓住送往丹阳，枭首示众，江南地区全部平定。

夏四月，唐颁布新的律令。

新律比隋朝开皇的旧制增加五十三条新条款。

唐初次制定均田制和租、庸、调法。

规定：每个成年丁男和中男给一顷田，有严重疾病的人减去十分之六，寡妻、寡妾减去十分之七，所有的授田都以十分之二为永业田，十分之八为口分田。每个成年丁男交纳二石粟的租。调根据当地物产的特点，分别交纳绌、绢、缣、布。每年服役二十天，不服役的就收取庸，每天三尺，有事增加劳役的，加十五天劳役，就免除他应交的调；加三十天劳役，租、调都免除。遇到水、旱、虫、霜等自然灾害，收入损失十分之四以上的就免交租，损失十分之六以上的就免交调，损失十分之七以上的，所有的租调和应服的劳役都免除。百姓的财产分为九等，每百户为一里，每五里为一乡，每四家为邻，每四邻为一保。在城镇居住的地方叫做坊，在乡村田野的地方叫做村。享有官俸的人家不准与百姓争夺利益，工商杂色人等不得进入士人阶层。男女刚生下来为黄，四岁为小，十六岁为中，二十岁为丁，六十岁为老。每年编造帐策，每三年编造户籍。

六月，庆州都督杨文幹反叛，唐高祖派秦王李世民讨伐，平定了叛乱。

当初，齐王李元吉劝说太子李建成除掉秦王李世民，说：“我一定替兄长亲手杀了他。”李世民跟随高祖到李元吉的府第，李元吉埋伏下武士准备行刺李世民，李建成阻止了他。李元吉生气地说：“我是为兄长你着想，对我有什么好处？”李建成擅自召募了两千多名骁勇之士，担任东宫卫士，又从幽州征发了三百名精锐骑兵安置在各个坊市中，又暗地里指使庆州都督杨文幹招募壮士。到这时，高祖临幸仁智宫，命令李建成留守京城，李世民与李元吉随同前往。李建成让李元吉找机会谋害李世民，又派人将盔甲赠送给杨文幹，命令他起兵，里应外合。唐高祖听说后，大怒，召见李建成，李建成害怕，不敢前往。詹事主簿赵弘智劝他减去车驾章服，屏除随从人员，到高祖那里去请罪。李建成于是前往仁智宫进见高祖，叩头请罪，猛然起身把自己摔了出去。但高祖的怒气仍然没有消除，把李建成关在帐篷里，让士兵看守着他。杨文幹于是起兵反叛。唐高祖召见秦王李世民，告诉他说：“杨文幹起事跟建成有关，恐怕响应他的人很多，你最好亲自前往，回来以后，我就立你为太子。我不能仿效隋文帝杀自己的儿子，到时候就封建成为蜀王。蜀中兵力薄弱，



日后，他如果能够侍奉你，还是应该保全他的性命，如果他不肯侍奉你的话，要捉拿他也容易。”李世民出发以后，李元吉和众妃嫔轮流替李建成说情，封德彝又替他在外面设法营救。唐高祖于是改变主意，派李建成回去驻守京城，只是责怪他引起兄弟不和睦，并把罪过推到王珪、韦挺、杜淹身上，将他们一起流放到嶧州。杨文幹攻陷宁州，李世民率大军杀到。杨文幹的部下将杨文幹杀死，将他的首级传送到京城。

秋闰七月，突厥入侵，唐派秦王李世民率兵抵御。

有人劝高祖说：“突厥之所以屡次侵犯关中地区，是因为我们的人口、财物都聚集在长安。如果烧毁长安，不在这里定都，那么胡人的侵犯自然就会停止。”唐高祖准备采纳这个意见，秦王李世民劝谏道：“戎狄为患，从古时候就有了，陛下依仗您的圣明勇武开创天下，所向无敌，怎么能够因为这件事给全国上下带来羞辱，让后人耻笑呢？希望能给我几年的时间，请让巨用绳索套在颀利的脖子上，把他送到宫阙之下。如果不能成功，到时候再迁都也不晚。”高祖说：“好。”李建成与众妃嫔一起诬害李世民，说：“突厥侵犯边境，得到贿赂就会退兵，秦王表面上声称要抵御贼寇，实际上是想总揽兵权，实现他篡夺皇位的阴谋。”唐高祖大怒，召见李世民，责备他。适逢有关部门上奏说突厥入侵，高祖才转变了脸色，对李世民加以慰劳劝勉，下诏命令李世民、李元吉带兵从豳州出发，抵御突厥。唐高祖每逢有战乱，都命令李世民前往讨伐，但事情平定以后，就更加猜疑李世民。

唐任命韦仁寿为检校南宁州都督。

韦仁寿性情宽厚，有见识和气度，当初，担任蜀郡司法书佐时，由他定罪处死的囚犯押到闹市行刑前，还要向西替韦仁寿拜佛求寿，然后才肯受刑。当时，西南夷归附唐朝，朝廷派使节安抚西南夷，这些使节都贪婪无度，边地的居民把他们视为祸患。唐高祖听说韦仁寿的声名，任命他为检校南宁州都督。韦仁寿接受任命以后，带领五百名士兵到西洱河，走遍了几千里地，当地的蛮夷纷纷望风归附。韦仁寿受命设置七个州十五个县，各地都以当地的豪强为刺史、县令。韦仁寿的法令清明整肃，蛮夷都心悦诚服，各自派遣子弟向唐朝进贡。

八月，突厥签订盟约，退兵。

突厥颉利、突利两可汗率领全国兵马入侵唐朝，兵营相接，向南进发。秦王李世民带兵抵御，适逢关中地区总是下雨，粮食运输受阻，士兵们又饥饿又疲劳，器械也多损坏，朝廷很担忧。李世民在幽州与突厥兵马相遇，两可汗率领一万多骑兵杀到城西，李元吉害怕，不敢出战。李世民于是率领骑兵飞驰到突厥阵前，告诉他们：“我们唐朝与可汗和亲，为什么违背盟约，深入到我国的领土中来？我是秦王，如果可汗敢比武，就一个人出来跟我比武，如果你们一起来，我就只用这一百骑兵来抵挡。”颉利测不出李世民的深浅，只是笑，并不回答。李世民又向前进，派骑兵告诉突利说：“你以前与我们订有盟约，有急事要互相援救，如今却带兵来攻打，怎么没有一点盟友的情谊？”突利也不答话。李世民又向前进，准备渡过一条河沟。颉利见李世民轻兵出战，又听到订立盟约的话，怀疑突利跟李世民早有计谋，于是派人阻止李世民，说：“秦王不用渡河，我只是想跟秦王重申加固盟约罢了。”于是带领部队稍稍后退。此后，雨下得更大了。李世民对众将说：“突厥所依仗的是弓箭，现在雨已经下了很久，筋弦松弛，胶也粘不住了，弓箭已经不能用了。我们住在房屋里，又可以生火做饭，刀枪锋利，以逸待劳，有这么好的机会不用，还想等什么呢？”于是秘密出兵，趁夜色冒雨前进。突厥兵大为惊恐，李世民又派人劝说突利。颉利想出战，突利不同意。于是，突厥请求和亲，李世民答应了他们。突利趁机把自己托附给李世民，请求结为兄弟，李世民也用恩惠之意来抚慰他。突厥于是签订盟约以后退兵而去。

冬十一月，唐任命裴矩为侍中。

资治通鉴卷三十九

【原文】

八年（乙酉，625）春正月，以张镇周为舒州都督。

镇周，舒州人也。到州就故宅，召亲故酣宴十日。赠以金帛，泣与之别。曰：“今日张镇周犹得与故人欢饮，明日之后，则舒州都督治百姓耳。”自是，犯法者一无所纵，境内肃然。

诏许突厥、吐谷浑互市。

突厥、吐谷浑各请互市，诏皆许之。先是，中国丧乱，民乏耕牛。至是，资于戎狄，杂畜被野。

夏四月，西突厥遣使请昏，许之。

西突厥统叶护可汗遣使请昏，上以问裴矩。对曰：“今北寇方强，国家且当远交而近攻。臣谓宜许其昏，以威颉利。俟数年之后，徐思其宜耳。”上从之。

复置十二军。

初，上以天下大定，罢十二军。既而突厥为寇不已，复置之，简练士马，议大举击突厥。

秋七月，突厥寇边。诏右卫大将军张瑾御之，败绩。

先是，上与突厥书，用敌国礼。至是，上谓待臣曰：“突厥贪婪无厌，朕将征之。自今，勿复为书，皆用诏敕。”突厥遂寇灵、相、潞、沁、韩、朔等州。张瑾与战大谷，全军皆没，瑾仅以身免。长史温彦博为虏所执，虏以彦博职在机近，问以国家兵粮虚实。彦博不对，虏迁之阴山。灵州都督任城王道宗击破虏兵。颉利遣使请和而退。

九月，令太府检校诸州权量。冬十一月，裴矩罢，以宇文士及权侍中。加秦王世民中书令，齐王元吉侍中。

九年（丙戌，626），春正月，诏太常少卿祖孝孙定雅乐。以裴寂为司空。

日遣员外郎二人更直其第。

二月，以齐王元吉为司徒 初令州县里闾各祀社稷。

初令州县祀社稷。士民里闾亦相从立社，各申祈报，用洽乡党之欢。

夏，沙汰僧道。

太史令傅奕上疏曰：“佛在西域，言妖路远，汉译胡书，恣其假托。使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，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。伪启三途，谬张六道。遂使愚迷妄求功德，不惮科禁，轻犯宪章。且生死寿夭由于自然，刑德威福关之人主，贫富贵贱功业所招。而愚僧矫诈，皆云由佛。窃人主之权，擅造化之力，其为害政，良可悲矣。自汉以前，初无佛法。君明臣忠，祚长年久。自立胡神，羌戎乱华。主庸臣佞，政虐祚短。梁武、齐襄，足为明镜。今天下僧尼，数盈十万。请令匹配。即成十余万户。产育男女，十年长养，一纪教训，可以足兵。”诏百官议之。惟太仆卿张道源是奕言。萧瑀曰：“佛，圣人也。而奕非之，非圣人者无法，当治其罪。”奕曰：“人之大伦，莫如君父。佛以世嫡而叛其父，以匹夫而抗天子。萧瑀不生于空桑，乃遵无父之教。非孝者无亲，瑀之谓矣。”瑀不能对，但合手曰：“地狱之设，正为是人。”上亦恶沙门道士苟避征徭，不守戒律。诏命有司沙汰天下僧、尼、道士、女冠。其精勤练行者，迁大寺观。庸猥粗秽者，勒还乡里。京师留三寺二观，诸州各留一所。奕性谨密，以职在占候，杜绝交游。所奏灾异，悉焚其稿。

六月，太白经天。秦王世民杀太子建成、齐王元吉。立世民为皇太子，决军国事。

世民既与建成、元吉有隙，以洛阳形胜之地，恐一朝有变，欲出保之，乃以行台尚书温大雅镇洛阳。建成夜召世民，饮酒而酖之。世民暴心痛，吐血数升。上谓世民曰：“首建大谋，削平海内，皆汝之功。吾欲立汝为嗣，而汝固辞。且建成为嗣日久，吾不忍夺也。观汝兄弟似不相容，不可同处。当遣汝居洛阳，自陕以东皆主之。仍建天子旌旗，如汉梁孝王故事。”世民泣辞，不许，将行，建成、元吉相与谋曰：“秦王若至洛阳，不可复制。不如留之长安，则一匹夫，取之易矣。”乃密令数人上封事。言：“秦王左右闻往洛阳，无不喜跃。观其志趣，恐不复来。”上乃止。元吉密请杀世民，秦府僚佐皆惶惧，不知所出。行台郎中房玄龄谓长孙无忌曰：“今嫌隙已成，一旦祸机窃发，岂惟府朝涂地，乃实社稷之忧。莫若劝王行周



公之事，以安家国。存亡之机正在今日。”无忌以告世民。召杜如晦谋之，亦劝世民如玄龄言。建成、元吉以秦府多骁将，欲诱之使为已用，密以金银器一车赠尉迟敬德，敬德辞不受，以告世民。世民曰：“公心如山岳，虽积金至斗，知公不移。”元吉乃谮敬德于上，将杀之。世民固请得免。又谮程知节，出为康州刺史。知节谓世民曰：“大王股肱羽翼尽矣，身何能久！知节以死不去，愿早决计。”建成谓元吉曰：“秦府智略之士，可悼者独房玄龄、杜如晦耳。”皆谮之于上而逐之。世民腹心惟长孙无忌在，与其舅高士廉、将军侯君集及尉迟敬德等，日夜劝世民决计，世民犹豫。问于李靖及李世勣，皆辞，世民由是重二人。会突厥入塞，建成荐元吉将兵击之。元吉请尉迟敬德等与之俱，又悉简秦府精卒以益其军。率更丞王啗密告世民曰：“太子语齐王：‘吾与秦王钱汝于昆明池，使壮士拉杀之。因遣人说上，授我以国，而立汝为太弟。’”世民以告长孙无忌，无忌等劝世民先事图之。世民叹曰：“骨肉相残，古今大恶。吾诚知祸在朝夕，欲俟其发然后以义讨之，不亦可乎！”敬德曰：“人情谁不爱其死。今众人以死奉王，乃天授也。大王不用敬德之言，敬德将窜身草泽，不能留居大王左右，交手受戮也。”无忌曰：“不从敬德之言，无忌亦当相随而去，不能复事大王矣。”世民曰：“公更图之。”敬德曰：“大王素所畜养勇士八百余人，今已入宫擐甲执兵。事势已成，大王安得已乎？”世民访之府僚，皆曰：“齐王凶戾，终不肯事其兄。尝谓护军薛实曰：‘但除秦王，取东宫如反掌耳。’彼与太子谋乱未成，已有取太子之心。乱心无厌，何所不至。若使二人得志，天下非复唐有。大王奈何徇匹夫之节，忘社稷之计乎！”世民犹未决，众曰：“大王以舜为何如人？”曰：“圣人也。”众曰：“使舜浚井而不出，涂廩而不下，则井中之泥，廩上之灰耳。安能泽被天下，法施后世乎！是以小杖则受，大杖则走，盖所存者大也。”世民命卜之，幕僚张公谨自外来见之，取龟投地曰：“卜以决疑，不疑何卜。卜而不吉，庸得已乎？”世民意乃决。于是太白再经天。傅奕密奏：“太白见秦分，秦王当有天下。”上以其状授世民。于是世民密奏建成、元吉淫乱后宫。且曰：“兄弟专欲杀臣，似为世充、建德报仇。臣今永违君亲，亦实耻见诸贼于地下。”上惊报曰：“明当鞠问，汝宜早参。”明日，世民帅长孙无忌等人，伏兵于玄武门。张婕妤窃知世民表意，驰语建成，建成召元吉谋之，元吉曰：“宜勒兵，

不朝，以观形势。”建成曰：“兵备已严，当俱入参，自问消息。”乃俱入。至临湖殿，觉有变，欲还。世民追射建成，杀之。尉迟敬德射杀元吉。于是东宫、齐府将帅薛万彻等率众大至，攻玄武门。敬德以二人首示之，乃颇散去。上方泛舟海池，世民使敬德入侍。敬德擐甲持矛，直至上所。奏曰：“太子齐王作乱，秦王兵已诛之矣。恐惊动陛下，遣臣宿卫。”上谓裴寂等曰：“不图今日乃见此事，当如之何？”萧瑀、陈叔达曰：“建成、元吉本不豫义谋，又无功于天下。疾秦王功高望重，共为奸谋。今秦王已讨而诛之。陛下若处以元良，委之国务，无复事矣。”上曰：“此吾之夙心也。”时秦府兵与二宫左右战犹未已，敬德请降手敕，令内外诸军一受秦王节度。众然后定。上召世民抚之，世民跪吮上乳，号恸久之。建成、元吉诸子皆坐诛。诸将又欲尽诛建成、元吉左右百余人，敬德曰：“此非所以求安也。”乃止，遂立世民为皇太子，军国庶事悉委太子处决，然后闻奏。太子命纵禁苑鹰犬，罢四方贡献。听百官各陈治道，政令简肃，中外大悦。召傅奕谓曰：“汝前所奏，几为吾祸。然凡有天变。卿宜尽言，勿以前事为愆也。”

罢沙汰僧道。以魏徵、王珪为谏议大夫。

初，洗马魏徵常劝建成早除秦王。及建成败，太子召徵，谓曰：“汝何为离间我兄弟？”徵举止自若，对曰：“先太子早从徵言，必无今日之祸。”太子改容礼之，引为詹事主簿。亦召王珪、韦挺于嵩州，皆以为谏议大夫。

帝自称太上皇。庐江王瑗反，幽州将军王君廓杀之。

初，上以瑗为幽州都督。又以其懦怯，非将帅才，使王君廓佐之。君廓故群盗，勇悍险诈，瑗推心倚仗之。太子建成谋害秦王，密与瑗相结。建成死，诏遣使驰驿召瑗。瑗心不自安，谋于君廓。君廓欲取瑗以为功，乃曰：“大王若人，必无全理。”瑗曰：“我今以命托公，举事决矣。”乃发驿征兵。又召燕州刺史王洗计事，欲除君廓，以洗代之。君廓知之，往见洗斩之。持其首告众曰：“李瑗与王洗同反，汝何故从之，取族灭乎？”遂帅麾下瑜城而入，执瑗缢之。诏以君廓为幽州都督，以瑗家口赐之。

秋七月，以高士廉为侍中，房玄龄、宇文士及为中书令，萧瑀、封德彝为仆射。遣魏徵宣慰山东。

建成、元吉之党亡在民间，虽更赦令，犹不自安。徵幸者争告

捕以邀赏。谏议大夫王珪以启太子，太子令事连东宫齐王及李璣者，并不得告，违者反坐。遣魏徵宣慰山东，听以便宜从事。徵至磁州，遇州县餽送前太子千牛李志安、齐王护军李思行诣京师。徵曰：“前宫齐府左右已赦不问，今复送思行等，则谁不自疑！虽遣使者，人谁信之！吾不可以顾身嫌，不为国虑。且既蒙国士之遇，敢不以国士报之乎！”遂皆解纵之。太子闻之，甚喜。

八月，太子即位

诏传位于太子。太子固辞，不许。乃即位。

放宫女三千余人。立妃长孙氏为皇后。

后少好读书，造次必循礼法。上为秦王，后奉事高祖，承顺妃嫔，甚有内助。及为后，务崇节俭，服御取给而已。上深重之，尝与之议赏罚，后辞曰：“‘牝鸡之晨，惟家之索’，妾妇人，安敢预闻政事。”固问之，终不对。

突厥入寇，至便桥，帝出御之。突厥请盟而退。

梁师都所部离叛，国寝衰弱，乃朝于突厥，劝令入寇。于是颉利、突利二可汗合兵十余万，骑寇泾州。颉利进至渭水便桥之北，遣其腹心执矢思力入见，以观虚实。思力盛称“二可汗将兵百万，今至矣。”上让之曰：“吾与汝可汗面结和亲，赠遗无算。今汝可汗背盟入寇，于我无愧！汝虽戎狄，亦有人心。何得全忘大恩，自夸强盛！我今先斩汝矣。”思力惧，乃囚之。上乃自与高士廉、房玄龄等六骑径诣渭水。上与颉利隔水而语，责以负约。突厥大惊，皆下马罗拜。俄而诸军继至，旌甲蔽野。颉利见思力不返，而上轻出，军容甚盛，有惧色。上麾诸军，使却而布陈，独留与颉利语。萧瑀叩马固谏，上曰：“突厥所以敢倾国而来者，以我国内有难，朕新即位，谓我不能抗御也。我若示之以弱，虏必放兵大掠，不可复制。故朕轻骑独出，示若轻之。震曜军容，使知必战。虏既深入，必有惧心。与战则克，与和则固，制服突厥在此举矣。”是日颉利来请和，诏许之。斩白马与盟于便桥之上，突厥引兵退。萧瑀请曰：“突厥未和之时，诸将争欲战，陛下不许，而虏自退。其策安在？”上曰：“突厥之众多而不整，君臣之志惟贿是求。昨其达官皆来谒我，我若醉而缚之，因击其众，伏兵邀其前，大军蹙其后，覆之如反掌耳。然吾即位日浅，国家未安，一与虏战，结怨既深，彼或惧而修备，则吾未可以得志也，故卷甲韬戈，啗以金帛。彼既得所欲，志